



来生还要一起走

□周成芳

半夜醒来，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拿起床头的手机。

微友程君的朋友圈有了新动态。他上传了一条小视频，旁边附有一句：留下的都是回忆。

此时正是凌晨3点，程君该是一直没睡吧？他又在怀念莉了。莉是他相依相伴30余年的妻子，一个月前在他的怀里含笑离世。

与程君成为微信好友好些年了，他朋友圈的内容大多都与妻子有关。一个月前的一个雨夜，我像今天一样早早醒来，打开手机就刷到程君的朋友圈。九宫格照片，全与阿莉有关。有夫妻二人外出游玩的亲密合影，也有阿莉不同年龄段的单人像。

我起初以为他俩又外出旅游了一圈，却意外看到照片旁边那一行字：你怎么舍得丢下我？

我心里一惊：莉走了？

莉也是我的微信好友，几年前从一个共同的微信群添加。她长得还算漂亮，微胖，额头的皱纹很明显，脸上却始终挂着笑意，好像生活从来没有亏待过她一样。就算两年多前，医院出的诊断书上注明她已身患重疾，也没见她朋友圈唉过声叹过气，每天都过得活活泼泼的。

莉生病以后，夫妻二人的朋友圈频频更新。身体状况好的时候，程君会带着莉自驾游，或携三五好友一起，在大海边高歌，在草原上骑马，在茫茫的戈壁滩上奔

跑……

他俩的朋友圈经常同时定位在首都某肿瘤医院。为了让莉放松心情，每结束一个疗程，程君便会带着她在京城郊外转转。我特别留意其中的一张合影，是莉化疗后拍的。她戴着黄色的帽子，脸上有些浮肿。她和程君的手都举过头顶，彼此头挨着头，摆了一个流行的心形姿势。

夫妻二人都年过半百，看彼此的眼神如同少年。

治疗之路痛苦而漫长，夫妻二人常在朋友圈相互鼓励。遇到三八节、七夕节或一些特别的纪念日，莉都会收到程君精心准备的鲜花。她开开心心地拍下照片，第一时间分享给朋友圈。

莉常感叹这辈子有爱人相伴，是何等的有福。她曾在一条朋友圈里斗志昂扬地宣布，一定要打跑病魔这个可恶的怪兽。

都说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差，我一直以为会有奇迹发生，莉最终还是走了。

“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这样的夜晚，程君的心境该和千年前的词人一样。

我在程君的朋友圈留了一个表达问候的表情。他很快回复：“她说过，下辈子还要和我在一起。”

我想起一位同学的大哥毅。毅和妻子慧在同一所学校任教，毅在一次体检中查出肺部出了问题，随后是长达10年的治疗期。

毅总感觉自己时日不多，一到节假日，他便带着慧四处游览，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他在朋友圈分享的每一条动态都是一大段文字，回顾和妻子在一起几十年的经历，趣事、难事、窘事，甚至还分享了一些吵架的情节。

毅在病危时对探望他的亲人说着同样一句话：“替我照顾好慧，别看她都当婆子妈了，却单纯得像个小女孩，心理很脆弱。她如果过得不好，我也不会安心。”

去年夏天，我在一次外出散步时遇见慧。她穿一身运动服正准备去登山。闲聊中我问起她的近况。慧说毅已离开两年，却常常在她梦里出现，老是问她吃得好不好，晚上睡觉是不是还经常失眠，是不是还像以前一样爱闹肚子。

慧说，毅还跟以前一样，老是对我不放心。

我一直以为，一个人离开世界，他的魂灵也会随之消失。慧说，她相信夫妻之间是有心灵感应的。她退休后每天坚持运动，把身体养得棒棒的，就是希望九泉之下的毅能够安心。

“夫妻之间除了爱，还需要肝胆相照的义气，不离不弃的默契，以及铭心刻骨的恩情。”慧打开手机，让我看毅发在朋友圈的最后一条感言。

“我们约好了，来生还要一起走！”慧说这句话时，眼神清亮，宛如情窦初开的少女。（作者系重庆市开州区作协副主席）



行走的秒针(组诗)

□蒋兴明

一封旧信

它像一件古董
尘封在博物馆里
如果打开
里面满是青涩

它像一叶小舟
搁浅在时光深处
如果轻摇船桨
也许还会泛起涟漪

时光的模样

我想用文字图画的方式
把时光的模样写出来画出来
用刀子刻出来
用嗓子喊出来
我费尽心思
写出来的画出来的刻出来的
喊出来的
都是我的亲人
包括爷爷奶奶外婆父亲母亲
那些从未见过的亲人
我是真的
想象不出来

捶衣的女子

捶衣的女子和捶衣棒一样
旧了
只有小河里的水
年复一年
唱着不老的情歌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九月，收获季

□徐作仁

这是麻雀表演说唱艺术的季节
九月，每个音符节律都浸透蔚蓝
柴院这个小舞台，任麻雀们
兴高采烈，参加表演

地坝，干檐，围席，簸箕
该用上的都用上了
芭谷高粱黄豆，以个性色泽
替麻雀，备好韵词和腔调

有的一出口，就如绛红颗粒
串联着一穗穗软糯的醴气
有的一起调，恰似金润滚圆
缀映着一颗颗干脆的豆香

其中一只的表演特别逗人
跳着、蹦着，黄喙朝天
把一句好词献给炊烟
灰翅，扑棱出半院精彩

竹椅上捻棉线的婆婆，
眼角盛开两朵菊花，抿着嘴
看小媳妇缝制的鸳鸯袜垫
顺手把麻雀的趣话缠入线团

扛着扁担从田埂归返的汉子
肩头亮着麻雀说的俚调俗腔
“今年的芭谷能酿三坛好酒”
嗓门，比雀语更加入韵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由雨天想到的

□黄丽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是不喜欢下雨天的。

重庆的冬天本就阴冷、潮湿，一旦下雨，十天半月都停不下来。走在寒风凛冽的大街上，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地拍，偶尔几颗溜进脖子里，那冰爽劲甭提了。一下雨，天气便更寒冷。寒冷便也罢了，可那雨还迟迟不变成雪，凝成冰，便让寒假里的顽童少了好些乐趣。

挨到春暖花开，却到了梅雨时节。小时候家住一楼，一到梅雨时节，家里的地面就湿漉漉的。母亲用干爽的抹布刚拖完地，很快地面又渗出水珠，让我一度怀疑

我们家地下暗藏水源。时间久了，家里的墙角开始泛潮，墙壁出现霉斑。雨天把我们一家人折磨得苦不堪言，所以我不喜欢下雨天。

直到2022年8月，那是一个极端炎热的夏天。每天清晨，盯着窗外早早升起如火球一般的太阳，我心中唯一的祈盼就是下雨，下大雨，持续下大雨。

直到开学，才迎来一场痛快的大雨。老百姓欣喜若狂，我站在雨中尽情享受雨水带来的清凉。

雨水缝补好土地皴裂的皮肤，抚慰着缙云山身体的创伤，将一夜的泪流给了嘉陵江。被雨水冲刷过的城市焕然一新，这一刻，我切身感受到“久旱逢甘霖”的珍贵，喜欢上了下雨天。我为之前不喜欢雨天的狭隘思想产生自责。

从古至今，雨是美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刻画出春雨滋润下朦胧初生的春草。“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描写出夏雨的急促豪放。“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借喻秋雨作溢出的思念。“经旬斜雨滴长廊，冬暖苔生草又芳”，描绘了冬雨赋予生机的独特景致。可见，雨是自然界对地球和人类的馈赠。雨的本质是水，水是生命之源。

约2.34亿至2.32亿年前，地球上曾出现过持续约200万年的降雨事件，它被称为“卡尼期洪积事件”，是地球地质史上一次极为特殊的气候剧变。这样的降雨，恐怕是人类绝对不愿意经历的事件。在感受到“久旱逢甘霖”的喜悦时，我的脑海里突然浮出“卡尼期洪积事件”。如果若干年后，气候持续高温，不降一滴雨，人类该怎么办？这不是危言耸听。面对日趋变暖的全球气候，当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且仅有地球这一个赖以生存的家园时，不得不警惕气候系统的脆弱性，敬畏资源和能源改变带来的警示，关注对大自然的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等。

回顾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古人留给我们的不仅有对自然景观的赞美，更有对立当下劝诫。对于地球的保护，或者说对于气候的调节，不是几代人能够完成的，需要世代代的人类作出不懈的努力。人类从来都很渺小，人类从来也很伟大。我们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看似微小的行为，都是具有积累效应的。

我多希望能像古人一样，愉悦地感受来自四季不同的雨、不同的风、不同的阳光和风景。

（作者系重庆市渝中区作协会员）

读书温暖

□王明学

天冷要加衣，身体会告知。有一种超越时空的温暖，奔腾坎坷的原野，浸透生命的骨髓，那就是读书。读社会书、纸质书、电子书。

从父母身上，我看到社会这本书的严峻。哪一天没找到工作挣钱，哪一天就会没饭吃。于是五六岁就跟着大人担白泥卖，去煤厂捡二炭供家里烧水煮饭。读书了，坐在教室里感到特别地庄重，腰杆挺得直直的，恨不得把老师说的每句话都装进肚子里，时刻盼望着上课的时间越长越好，哪怕天黑了才放学都要得。因为那时父母关注的眼光会拉得很长，希望的温暖落在我身上好像冬天的阳光。后来考上毕业就有工作的重庆二机校，全家人看见我好像捡到个宝贝，笑得合不拢嘴。

尝到读书甜头，上班后剩余的时间就多读书吧。那时南岸区图书馆还在上新街紧挨着游泳池和溜冰场，不知青春为何

物的年轻人，有时间就往图书馆的阅览室跑，手里拿着个本子和笔，看到报纸、杂志上好的句子和形容词就往本子记，手写软了，抄写累了，趁管理人员不注意就把喜欢的报纸撕下来藏在衣服包里。时间久哪有不露马脚的，那次威严的中年男管理员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礼貌而巧妙地让我的不雅行为曝了光。记得那时我的脸很红，发着烧，本来不会说话的我更是结结巴巴反复一句“我赔”，因为中专毕业后上班的工人每月有38.4元的工资。管理员调侃道：“鲁迅先生在《孔乙己》一书中说过，读书之人窃书不算偷。就算你是个读书人，今天原谅你一次，为长知识，损坏报纸偷报纸不算偷。”吓得不轻的我，连感谢的话也没说就一溜烟地跑室外。一连好几天都没去图书室了。可心痒得难受，想来想去，觉得阅读报纸看书似乎是生命中唯一能看到的光亮，不去真的对不

起自己，要不然，业余时间怎样打发嘛。于是，我继续业余时间去图书馆。好在再没见到那位管理员，后来听说他调走了。如今想到这事，得感谢那位管理员。

我在的铁路单位搞宣传，随着岁月的前行，一同搞写作的人，半数以上都进入干部的队伍。

退休后，读书带给生命的温暖更加难得。喜欢读书和写作的人走到一起，特别是年龄段近似经历接近的人，有说不完的话题，吹不完龙门阵。就是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就静静地坐着也感到舒服。有了文学这只眼睛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生命，看待人生，在思维方式、审美意识、生活情趣里面有取之不尽的温暖。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